

鄭用錫詩歌特色重探

余育婷

摘要

鄭用錫（1788-1858），清代臺灣重量級詩人，其人其詩影響北臺文學發展甚深。過去評價鄭用錫的詩歌特色，大抵不脫「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然而就現存的稿本來看，鄭用錫沒有提及自己師法何人，包括宋儒邵雍與《擊壤集》，也沒有主動表明自己宗法宋詩。本文從兩面向重探鄭用錫詩歌特色：一是重新梳理「體近擊壤」與「宋詩特色」的評價歷程，說明何以未曾師法邵雍的鄭用錫，卻與邵雍《擊壤集》緊緊相連。二是從鄭用錫眼中的典範詩人陶淵明出發，重新瞭解鄭用錫作詩與賞詩的標準何在，以凸顯其詩歌中透顯的自然與真趣。過去論及鄭用錫詩歌，多集中在第一個面向，而忽略第二個面向，故本文重探鄭用錫詩歌特色，期能豁顯鄭用錫詩歌在「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的既定評價外，還有自然、平淡、真趣的特質，而這或許是更貼近詩人本身的審美追求。

關鍵詞：臺灣古典詩、鄭用錫、擊壤、自然、真趣

2016/3/7 收稿，2016/4/16 審查通過，2016/6/5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鄭用錫詩歌研究」(MOST 104-2410-H-030-064)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於2015年11月13日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之「第二屆臺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宣讀，承蒙講評人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林淑慧教授，以及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余育婷現職為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A New Discussion of Zheng Yongxi's Poetry

Yu Yu-ting

Abstract

Zheng Yongxi (1788-1858)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Jing Shi, who promoted horticulture literature in Bei-guo Garden at his old age. Works about Zheng Yongxi's poetry almost draw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it is the Song poetry style, and the Song Scholars' Ji Rang faction. The assumption comes from the influence of "Bei-guo Garden Literature," which was the only published edition available before 2008. Having thought to be the original work of Zheng Yongxi, this edition was in effect revised by Fu Jen poet Yang Jun. New materials were not found until 1997 by Professor Huang Meier. Despite the new edition "Bei-guo Garden manuscript" finally published in 2008, "Bei-guo Garden's Literature" still has much influence on the Zheng Yongxi poetry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two editions, re-reading the poetry and style of Zheng Yongxi.

Keywords: Taiwanese classical poetry, Zheng Yongxi, Ji Rang, nature, aesthet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一、前言

鄭用錫（1788-1858），清代淡水廳竹塹人，道光 3 年（1823）考中進士，成為臺灣第一位本土進士，人稱「開臺進士」。鄭用錫在道光 14 年（1834）西渡入京任官，道光 17 年（1837）辭官回臺，時年 50 歲。返臺後的鄭用錫，熱心地方公益，且勤於作詩，現存詩作，多是 50 歲以後所作，充分體現詩人的老年生活與內心世界。¹

由於鄭用錫是道咸同時期的重要臺灣文人，且因擔任新竹明志書院主講，加上身為北郭園主人，屢在園內舉行文人雅集進行詩酒酬唱，帶動新興文學社群的出現。影響所及，使得鄭用錫成為引領臺灣詩壇風騷的重要人物，北郭園也以「北郭煙雨」、「北郭納涼」獲選新竹八景之一，而園林文學更成為臺灣古典文學的重要派別與北臺區域文學的顯著特色，象徵文學創新與臺灣文人主體意識的覺醒。²對於如此重要且影響臺灣古典文學甚鉅的詩人鄭用錫，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其詩歌特色？

關於這個問題，前行研究成果甚豐且早已深入探討過，並有一個普遍性的共同結論——鄭用錫是宋儒擊壤一派，其詩具有宋詩風格。³然而，如將視角放到鄭用錫本人身上，在目前現存的詩文稿本中，鄭用錫幾乎沒有明白提到自己的詩學典範是何人，也沒有主動提及過宋儒邵雍。但是，隨著第一位全面閱讀並編修鄭詩的福建詩人楊浚以邵雍《擊壤集》美譽鄭詩

¹ 關於鄭用錫如何觀看老年生活與老去的身體，以及呈顯真實的自我面貌，參閱施懿琳：〈開臺進士鄭用錫的自我觀看與身體書寫：以《北郭園詩鈔》手抄稿為分析對象〉，《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 3 號（2010 年 6 月），頁 275-312。

² 參閱余育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新北：稻鄉出版社，2012 年），頁 221-245。

³ 目前關於鄭用錫詩歌研究的碩博士論文有：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9 年）；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95 年）；薛建蓉：《清代臺灣本土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臺南：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范文鳳：《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 年）；吳麗雲：《鄭用錫及其詩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12 年）；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7 年）等。上述研究成果，不論是區域文學研究、作家比較研究、作家作品研究、階段文學史研究，對於鄭用錫詩作的評價，大抵均以「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為主，追溯其源，應是受到楊浚評語影響，因在楊浚之前，包括鄭用錫本人，幾乎沒有提到邵雍與《擊壤集》。

後，「宋儒擊壤一派」或「體近擊壤」等語，儼然成為鄭用錫詩歌特色的定評。正因楊浚的選擇，使得沒有表示師法邵雍的鄭用錫，卻與邵雍《擊壤集》緊緊相連，且成為「宋儒擊壤一派」，此中因果關係，實應仔細梳理以釐清這一根源問題。而伴隨著「體近擊壤」一評，後人讀鄭詩往往留意到文字平淺與議論說理，因而產生「宋詩風格」的評價。鄭用錫確實有好議論、好說理的面向，但其個人論詩並沒有明顯的唐宋之分，究竟應如何理解其詩歌創作態度，並進一步詮釋「宋詩風格」一評，亦是豁顯鄭用錫詩歌特色的重點之一。

接續上述問題而來的，便是鄭用錫詩歌特色到底是什麼？如果說，「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的評價，是讀者對鄭用錫詩歌的一個既定印象的普遍評價，那麼就鄭用錫個人而言，到底欣賞怎樣的詩歌？其詩歌審美觀又是什麼？事實上，每一位詩人心中都有典範詩人的存在，就鄭用錫而言，雖未明言自己最欣賞哪一位前輩詩人，但從現存詩作來看，其愛賞陶淵明最多，這個選擇行為的本身，也是一種說明。鄭用錫欣賞陶淵明的背後，既有人格上的推崇，應當也有詩風的相近、或是詩歌觀的雷同。也就是說，陶詩的特色，應該是鄭用錫賞詩的一個標準。更細節的討論是，陶詩的「自然」，既是園田世界的具體實踐，⁴也是生活與性情的真我展現，這份「自然」與「任真」，並非在離群索居的隱逸上呈現，而是在人世中、在群體社會裡具現。鄭用錫既喜愛陶淵明，除了景仰陶淵明人格上的隱逸之外，陶詩的「自然」與「任真」應該也對鄭用錫有所影響。鄭用錫詩歌除了說理議論的特色外，質樸自然、不假雕琢、反映自我本真也是明顯特質，尤其鄭用錫是歸田後大量作詩，詩歌內容多是老年寫真與歸隱生活；而所謂歸隱北郭園，也並非離群索居，而是在群體社會中歸隱，依舊關心社會，且不忘讀書講學。鄭用錫深研宋明理學，晚年又主講新竹明志書院，詩中時時流露鮮明的儒士性格，不過，其儒士性格展現，依舊是本其自然與真我，讓後人可以看到真實的鄭用錫。

⁴ 關於「園田」說，蔡瑜曾指出我們所理解的「田園」一詞，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通俗意解的「田園」實有落差。在魏晉南北朝所謂的「田園」，幾乎皆指貴族的莊園，可以說「田園」近乎是「莊園」的代稱。而陶淵明的詩文集中提及及其生活世界大多使用「園田」，意指生活空間的田舍，表示自己乃一「田家」，是需要親身耕稼的老農，而非像貴族擁有廣大田園與佃農。參見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頁63-70。

本文的目的並非要推翻過去對鄭用錫詩歌「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的評價，而是想更細緻的梳理鄭用錫詩歌特色的形塑歷程，並補充說明在為人熟知的「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之外，鄭用錫的詩歌還有「自然」與「真趣」的面向，而這份「自然」與「真趣」的特質，或許就是鄭用錫個人作詩與賞詩的原則。透過這兩個面向的觀察，恰恰也反映出後世讀者閱讀鄭詩後的直覺感受，和鄭用錫本人的創作觀與審美觀，存有不小的落差。要言之，本文從「鄭用錫的詩歌特色為何」出發，先梳理歷來鄭用錫詩歌評價——「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的生成歷程，並追問形成此評價的緣由。其次，觀察鄭用錫欣賞的詩作風格，以及個人的創作風格，期望藉由鄭用錫詩歌的重要特色——「自然」與「真趣」，以及歷來的詩歌評價，重新瞭解鄭用錫其人其詩。

二、「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鄭用錫詩歌評價的形塑歷程

一般而言，凡是論及鄭用錫的詩作，幾乎都會以「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來稱美鄭用錫詩歌的特色，更甚者，還會將鄭用錫歸為宗宋派詩人。為何論者多以北宋理學家邵雍與《擊壤集》來媲美鄭詩，讚譽其有宋詩風格？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在於福建詩人楊浚的評價。第一位將鄭用錫詩歌與宋詩作連結者，是受鄭如梁委託來修改鄭用錫詩歌的楊浚。鄭用錫在〈自題拙稿〉自評：「一卷村謳集，都從置散賡。雕蟲嫌尚小，畫虎恐難成。只可紓衰景，奚堪起後生。他年投廁牘，枉自受譏評。」⁵自謙詩稿乃村夫謳吟、不重要的酬贈之作。而楊浚編修此詩時，特將首聯改為「一卷堯夫集，同為擊壤聲」（《全臺詩》第6冊，頁35），美譽鄭用錫之詩有北宋理學家邵雍《擊壤集》的詩風。當然，楊浚在《北郭園詩鈔·序》稱美鄭用錫的人品與詩品「在宋為邵堯夫」一語，⁶與「一卷堯夫集，同為擊壤聲」相互呼應，更加深「體近擊壤」的評價。而後，日治時期王松《臺陽詩話》下卷評鄭用錫：

⁵ 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6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35。本文所引鄭用錫詩作內容皆為〔清〕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未刊），只是稿本未刊，所幸《全臺詩》第6冊將稿本內容收錄在註腳中，方便讀者對照刊本與稿本的內容。為利查詢並免繁瑣，本文所引稿本出處隨引文僅括號標示《全臺詩》第6冊，頁碼，以下皆同，不另說明。

⁶ 〔清〕鄭用錫著，〔清〕楊浚編修：《北郭園詩文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頁51。

「著有《北郭園全集》，詩五卷。〈偶成〉七絕云：『十年難學到詩翁，少不如人老豈工。只為村居無一事，聊將晚景付吟筒。』蓋宋儒擊壤一派也。」⁷近人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也說：「實則用錫之詩，古體出於宋儒擊壤一派……。」⁸此外，前文所述目前可見的研究成果，也多視鄭用錫詩歌為邵雍擊壤一派，追溯源流，實與楊浚的評價息息相關。

其二，鄭用錫的詩歌有明顯的說理特質。宋詩向來以說理見長，不若唐詩富有情韻，且有好議論、好說理、散文化詩句等特色。而鄭用錫之詩也有說理、白描、散文化詩句等特質，與宋詩確實有相同之處。此外，鄭用錫家族好讀宋儒學說，如《朱子遺書》、《近思錄》等，受宋代理學影響甚深，其中尤以朱子學為最，故鄭用錫詩歌的說理特色，可謂其來有自。從上述楊浚的評語，到鄭用錫本身的說理特色與鑽研宋代理學的背景，兩相結合，則定論鄭用錫之詩有宋詩風格，是宋儒擊壤一派，甚至成為宗宋者，便能理解。循此脈絡來看，評價鄭用錫詩歌的第一人——楊浚，是奠定鄭詩風格特色的關鍵人物，究竟楊浚有何影響力，可以影響後世讀者如此深遠？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還牽涉到鄭用錫詩歌的版本問題。

鄭用錫的詩歌現存有兩種版本：一是由鄭用錫次子鄭如梁委託福建詩人楊浚編修的《北郭園全集》。此集早在同治9年（1870）刊刻出版（以下簡稱「刊本」），也是坊間普遍流傳的通行本。目前臺灣文獻叢刊本之《北郭園詩鈔》、龍文出版社之《北郭園全集》，都是依據楊浚修改後的刊本。二是由黃美娥教授於1997年在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發現的《北郭園詩文鈔稿本》（以下簡稱稿本，現仍藏於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稿本以毛筆書寫，黃美娥在〈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一文中，⁹考證稿本雖非全為鄭用錫的真跡，還有他人抄錄痕跡，但確定是鄭用錫原本詩作面貌。唯一可惜的是稿本並不全，乃是殘本。在2008年《全臺詩》第6冊未收錄稿本內容之前，多數研究鄭用錫作品者，或因稿本不易得見，故多以楊浚編修的刊本為研究文本。然而，楊

⁷ 王松所引鄭用錫詩作，稿本題為〈十年〉：「十年難學一詩翁，少不如人老豈工。只為村居無一事，聊將晚景付吟筒。」（《全臺詩》第6冊，頁115）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43。

⁸ 王國璠：《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臺灣省立新竹社教館，1974年），頁63。

⁹ 黃美娥：〈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竹塹文獻》卷4（1997年7月），頁31-56。

浚儘管推崇鄭用錫的為人，對其詩作卻大幅度修改，連帶也變動了鄭用錫原有的詩風。換言之，楊浚編修的刊本，早非鄭用錫詩作的原貌；而 1997 年出現的稿本，則為殘本。就數量而言，稿本有 385 首詩，刊本有 355 首詩。根據黃美娥教授的統計以及筆者的核對，刊本有 86 首詩不在稿本中，而稿本亦有 67 首詩未被收入刊本。

楊浚的評價之所以影響後人甚深，主要原因不僅楊浚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編修者，還因為其編修的《北郭園全集》，後來成為坊間通行本，流傳甚廣，在黃美娥教授於 1997 年發現稿本《北郭園詩文鈔》之前，這是世人能見的唯一版本。更進一步說，即便黃美娥教授已在 1997 年發現稿本，但因稿本並未刊行出版，故坊間仍以楊浚編修的刊本為主，直至 2008 年《全臺詩》第 6 冊出版，一般讀者才有機會看到稿本的內容。正因如此，從日治時期到 2008 年之間，許多讀者常將楊浚修改過的刊本視為鄭用錫的原作進行閱讀、評論，或是明知道刊本非鄭詩原貌，可是稿本實在不易取得，故仍以刊本為研究文本。如此一來，楊浚的評語自然影響後世至深。只是，在此要追問的是，為何楊浚特以邵雍與《擊壤集》美譽鄭用錫其人其詩？事實上，這個答案在稿本中便能找到線索。

鄭用錫曾幾次提及自己的詩歌聊供擊壤，如〈作詩〉：「只合彙成下里曲，聊同擊壤廁村民。」（《全臺詩》第 6 冊，頁 103）〈壽日得雨〉：「長生報束慚何敢，聊伴堯天擊壤民。」（《全臺詩》第 6 冊，頁 106）〈追述賦懷〉四首之四：「冀廁堯民歌擊壤，那堪聞警尚軍興。」（《全臺詩》第 6 冊，頁 105）¹⁰鄭用錫不斷表示自己的晚年生活只是擊壤而已。所謂「擊壤」，原指帝堯之世，天下太平，老人們拍土或拍擊土製陶器以製造音樂節奏，最後演變成類似投壺的民間遊戲；而因為是帝堯之世，故又引申有太平盛世之意。¹¹由此意觀看，再對照鄭用錫晚年歸隱北郭園的恬靜安好，可以理解鄭用錫為何總是自言「擊壤」的原因。而稿本〈自題拙稿〉鄭用錫自評：「一卷村謳集，都從置散廢。」讓楊浚改為「一卷堯夫集，同為擊壤聲」，以為鄭用錫詩歌特色與邵雍《擊壤集》雷同。換言之，從現存的稿本內容來看，鄭用錫沒有明白在詩中表述欣賞邵雍，而是自謙自己晚年作詩不過「擊壤」

¹⁰ 按：此詩刊本題為〈七十自壽〉八首之五。

¹¹ 參閱鄭定國：〈邵雍《擊壤集》之命名探討〉，《鵝湖月刊》第 289 期（1999 年 7 月），頁 31-33。

而已，是身為「讀者」的楊浚由此聯想到《擊壤集》，以為鄭用錫有近似邵雍之處。就楊浚評語而言，其評論是個人閱讀後的直覺感受，誠如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所言，中國文學批評往往流於「直覺的感性」，¹²缺乏系統性論述，容易使人迷惑。有趣的是，楊浚從未說明為何將鄭用錫與邵雍相提並論，要想瞭解其中緣故，還需進一步參看楊浚《北郭園詩鈔·序》：「昔高達夫五十始學詩，祉亭先生亦歸田後所作為多也。蓋發於性情，深得三百篇之遺旨。其品格在晉為陶靖節、在唐為白樂天、在宋為邵堯夫，間有逼肖元遺山者。……」¹³楊浚從「品格」來看鄭用錫的「人品」與「詩品」，並以陶淵明、白居易、邵雍、元好問四位詩人稱美之，推測原因應在於陶淵明、白居易、邵雍、元好問等人有一共同生命歷程——隱逸。鄭用錫老年歸隱北郭園，此或許是楊浚以四位典範詩人稱美鄭用錫的原因。不過，這四位典範詩人若扣除「間有逼肖」的元好問外，以宋代理學家邵雍與陶淵明、白居易並置稱美鄭用錫，除了「人品」上的「隱逸」與鄭用錫的「歸隱」北郭園相近外，三人在心境上的自得與閒適，可能亦是楊浚以為相似之因。

就詩歌特色而言，陶、白、邵三人有一共同特質，那就是「自然」。陶詩一向以自然著稱，而白居易則有大量閒適詩，詩中透顯「知足保和，吟玩情性」¹⁴的人生觀。白居易的閒適姿態與中隱觀，與鄭用錫晚年的園林之樂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邵雍的詩歌，嚴羽曾別立「邵康節體」，所謂「邵康節體」，郭紹虞引用《擊壤集·自序》說明：「《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蓋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情哉。」¹⁵正因邵雍作詩講求「自樂」與「自然」，故《擊壤集》中有許多抒發日常感悟的詩篇，文字平淺，不避口語，充滿真趣，加之邵雍晚年自言隱居在「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十分坦然地書寫老去的自己，凡此，都與鄭用錫有相近之處，這應是為何楊浚特別標舉邵雍之意。值得注意的是，鄭用錫在北郭園

¹²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7。

¹³ [清]鄭用錫著，[清]楊浚編修：《北郭園詩文集》，頁51。

¹⁴ [唐]白居易：〈與元九書〉，收於[唐]白居易著，顧學頤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45，頁964。

¹⁵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7年），頁58-59、67。

落成後，曾以「安樂窩」形容自己隱居北郭園之樂，如稿本〈北郭園新擬小八景，蒙諸公唱和題詩，不勝榮幸，爰作長歌以答之〉：「此是老夫安樂窩，何妨分晰標勝致。」（《全臺詩》第6冊，頁28）「安樂窩」一詞與邵雍晚年的「安樂窩」相同，這份雷同想來可能亦加深楊浚的閱讀理解，故稿本〈嘆衰〉：「到處皆凶警，安身乏樂窩。」（《全臺詩》第6冊，頁47）楊浚改為：「值此艱難日，空尋安樂窩。」（《全臺詩》第6冊，頁47）又，稿本〈齋居遣興〉：「小小精廬亦樂窩，蒲團坐破老頭陀。」（《全臺詩》第6冊，頁96）楊浚也改為：「小築三間安樂窩，蒲團坐破老頭陀。」（《全臺詩》第6冊，頁96）將鄭用錫與邵雍拉得更近。

楊浚的美譽，既有個人的主觀閱讀感受，或許也存有恭維的成分，畢竟楊浚是受鄭用錫之子鄭如梁所託來編修鄭用錫作品，加之鄭用錫又是名重一時的進士與山長，對其平淺自然又充滿口語化的詩歌特色，儘管與自己的詩歌審美意趣相異，但也不可能以「平淡」論之。¹⁶因此以邵雍《擊壤集》稱美，既合乎鄭用錫詩歌特色，也符合其理學背景的人格特質，可謂相得益彰。而這樣的評論，看在後世讀者眼中，當也合情合理，因邵雍「自樂」與「自然」的創作觀，與鄭用錫的詩歌特色十分相近，故從楊浚舉出邵雍《擊壤集》後，日治時期的王松，乃至近人王國璠，甚至是目前可見的研究成果，皆以「宋儒擊壤一派」的評語讚譽之。

在此還要釐清的是，評論鄭用錫詩歌具有宋詩風格，一方面是受到楊浚評價「體近擊壤」的影響，一方面則來自鄭詩本身說理議論、文字平淺的特質。因說理、議論、散文化詩句等特質，的確是宋詩風格，也確實是鄭用錫詩歌的特色，故在「體近擊壤」的脈絡下，看待鄭詩的說理議論，自然會有「宋詩風格」的評語。然而，值得補述的是，「宋詩風格」一評的產生，也是「讀者」閱讀鄭詩的直覺感受，主要原因來自於鄭詩本身的說

¹⁶ 連橫在《臺灣通史》評價鄭用錫云：「著北郭園集，多制藝，詩亦平淡。」《臺灣詩乘》也說：「淡水鄭祉亭儀部著《北郭園集》，中多試帖制藝，而詩未佳。」透過這些評語可見連橫對鄭用錫平淺自然、不假雕琢的詩歌風格並不欣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連橫所看到的《北郭園集》，已是經楊浚修飾過、較為雅致的文字，鄭用錫的原作更加平淡自然。參閱連橫：《臺灣通史·鄉賢列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968；連橫：《臺灣詩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151。關於楊浚與鄭用錫對詩歌審美意趣的差異，參閱黃美娥：〈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頁31-56。

理議論與平淺、口語的文字，此外，鄭用錫家族深研宋明理學的背景，以及「體近擊壤」的美譽，都一併加深了「宋詩風格」的評價。此處的出發點並非要說「宋詩風格」一評有待商榷，因為詩歌詮釋沒有正確方法，讀者的閱讀感受實至為重要，只是，要強調的是，「宋詩風格」是大多數讀者對鄭詩的閱讀感受與評價，若回到鄭用錫本人身上，在目前能見的稿本與刊本中，幾乎未見鄭用錫表示自己學宋或宗宋。換言之，鄭詩的說理議論與平淺化文字，並非是主動、刻意學宋而來。

那麼，應該如何看待鄭用錫詩歌中的「宋詩風格」？對此，錢鍾書論及「詩分唐宋」的看法或許能提供解答：「夫人秉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以此來看，錢鍾書認為唐宋之分的主因在於「年事氣秉」。¹⁷鄭用錫開始大量作詩的時間是 50 歲之後，此時的詩人不復「少年才氣發揚」，反而是處在「思慮深沉」的晚節，故詩中的議論、說理，乃是自然而然。鄭用錫在詩中敢於批判，又屢見人生哲理，全來自對社會的關懷、對人生的體悟，並非刻意學習宋詩的議論說理。正因如此，鄭用錫詩歌中的「宋詩風格」雖十分鮮明，也無庸置疑，然而，若因此要歸為「宗宋派詩人」則有商榷空間。因為「宗宋派」一語表達的是詩人主動學宋或宗宋，可是，鄭用錫論詩不分唐宋，也沒有特意學宋或宗宋、或視某一位宋代詩人為詩學典範，就其本人而言，作詩是「擊壤」自娛，詩中的說理議論與平淺化文字，是出於自然而然，而非刻意學習。因此，後人品評鄭詩以為「體近擊壤」，具有「宋詩風格」，並無疑慮，不過，若循著「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的評價，而將之歸入宗宋派詩人，看似順理成章，實則並不合理，應需留意。

三、「自然」與「真趣」：鄭用錫詩歌特色探析

透過前述，可以看到鄭用錫詩歌的文學意義的導出，「讀者」楊浚是關鍵角色。在此，所要探討的另一個面向，則是就鄭用錫本人而言，作詩與賞詩的標準何在？有無典範詩人作為學習的對象？創作態度又是如何？上

¹⁷ 錢鍾書在詩分唐宋中，舉例說明：「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足見詩分唐宋與年事氣秉有關。參閱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上卷，頁2-8。

述問題，如仔細閱讀鄭用錫的稿本詩作，將會發現鄭用錫沒有自道師法何人。可是，如從鄭用錫實際的創作行為來看，最欣賞的詩人應是陶淵明，因其在詩中或明或顯地提及陶淵明 13 次之多。¹⁸陶淵明安貧樂道、任真率性，是歷代許多文人心中的理想典範，一般論及陶詩的特色，常可看到「自然」、「任真」、「平淡」、「質樸」等評語相互詮釋，尤其是「自然」一評，不僅呈現陶淵明的人格特色，也代表了陶詩風格。¹⁹鄭用錫自言歸隱北郭園乃效陶之舉，亦有擬陶詩之作，鄭詩的自然、真趣亦是鮮明特色。基本上，鄭詩的「趣」來自於性情之真，更來自於「自然」。只是，「自然」是什麼？「自然」原指「自然而然」、「自身如此」，在中國古典字義中，「自然」一詞最早由老莊提出，先秦的自然論大抵以「道即自然」為中心開展，論述

¹⁸ 如稿本明白述及陶淵明有 11 處：〈擬陶淵明責子詩〉、〈次許蔭庭明經吟贈北郭園仍疊前韻之作〉：「桑畝鋤來開蔣徑，蕭齋築就傲陶廬。」（《全臺詩》第 6 冊，頁 65）〈再次許蔭庭明經吟贈北郭園仍疊前韻之作〉：「自今已遂柴桑願，省卻浮名絆此身。」（《全臺詩》第 6 冊，頁 66）〈（偶咏五古一則即書於草堂粉壁上可也）又七律一則〉：「掃葉時開元亮徑，灌園早息漢陰機。」（《全臺詩》第 6 冊，頁 71）〈玉兔耳〉：「莫誤梁園尋舊種，陶家故是主人翁。」（《全臺詩》第 6 冊，頁 268）〈虎爪黃〉：「好向南山同把臂，悠然何必問柴桑。」（《全臺詩》第 6 冊，頁 268）〈借菊〉：「新築柴桑欲傲陶，見說東籬九月斜。」（《全臺詩》第 6 冊，頁 118）〈賞菊〉：「柴桑處士家，幽隱乃其族。」（《全臺詩》第 6 冊，頁 23）〈對菊感懷〉：「問渠何處尋知己，五柳門前隱士鄉。」（《全臺詩》第 6 冊，頁 68）〈元月三日春光明媚喜以詠之〉：「無地可遊邛竹杖，好天仍守古柴桑。」（《全臺詩》第 6 冊，頁 76）〈小齋柳樹數株未及三四年遂爾日新月盛暢茂已極喜而生感末章藉以自諷〉：「也應五柳號先生。」（《全臺詩》第 6 冊，頁 107）而不明白道出，但實指陶淵明者有二：一是〈荏苒〉：「得安廬里原為福，尚守田園敢說貧。」（《全臺詩》第 6 冊，頁 56）所謂「尚守田園敢說貧」即指陶淵明歸隱田園。二是〈詠三月菊花〉：「處士家非富貴家，偏教冷豔並芳華。」（《全臺詩》第 6 冊，頁 117）「處士家」暗指陶淵明以及自己。以上，共 13 處言及陶淵明，這 13 處中有藉陶淵明的隱逸自比，也有以陶淵明為知己之意。此外，稿本尚有〈述翁公祖大人於郡城內置有公寓一所園亭花木甚得佳勝間分八景邀客賦詩余不及隨景分題惟彙作長古一則以見剛方磊落中偏自具雅人深致也錄此寄呈〉：「掃徑時亦愛陶廬，權養精神託遊憩。」（《全臺詩》第 6 冊，頁 30）此處是以陶廬稱美丁曰健的園亭八景，非指北郭園。另，〈紅梅〉：「已過東籬菊傲霜，何來冷豔襯紅妝。」（《全臺詩》第 6 冊，頁 94）此詩雖有「東籬菊」，看似指涉陶淵明，但全詩實際是在讚美紅梅，故不列入；而試帖詩因是為科考而作，有固定規範，故用典涉及陶淵明者亦不列入。

¹⁹ 上述這些關於陶詩的評語，大多莫立於宋代，且是兼指人與詩。至於在唐代，陶淵明的影響：「是以一種生活化的方式滲透到許多詩人的創作之中，舉凡田園、飲酒的閒適之趣，屢見於唐詩。……只是在唐代極度開放自由的閱讀風氣下，陶淵明無論在人品與詩品面向，都還沒有獲得集中的評價與定論。」參閱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頁 3-6。

「道一自然一萬物」的關係。到了六朝，關於「自然」的議題，既有儒道交涉，又有道佛交涉；而也是在六朝時期，「自然」一詞的美學意義正式形成。²⁰

從詩歌本質認識的角度來看，鄭用錫對「自然」的理解有兩種層面，一是傳統的自然論，亦即「道即自然」，天地萬物本於自然本於道，故天地萬物都是詩；二是在體會自然之道後，心境轉為逍遙自在，而與自然結合，主客合一。²¹亦因如此，從詩歌美學的角度來看，「自然」既有詩人生命體現的哲理，也是質樸無華的詩歌風格，更是任真自得、閒適自在的精神狀態。然而，陶淵明的「自然」與「隱逸」，之所以相較於同時代的隱士更受到後世文人的推崇，還在於其融合了儒道，修正了道家「自然」概念中傾向於超凡脫俗的自我逍遙，一如蔡瑜所指出的：其在「人境」中，生活於園田世界，與家人鄰里相親，「陶淵明在以道家經典為主的『自然』義界中，深植了人文秩序與倫理綱常，在『自然』中開展『倫理』的結構，在『倫理』中深植『自然』的本質。……彌縫了自然與名教的鴻溝，並使『自然』的生命態度真正得以在『人境』安居」。²²故後人推崇陶淵明的隱逸，還在於其隱於人境，而非隱逸山林不問世事以求避世保身。那麼，鄭用錫是否也是出於此因而特別推崇陶淵明的隱逸與自然？答案自然也是肯定的。就隱逸而言，鄭用錫晚年歸隱北郭園，亦非離群索居，且同時關心家事與國事，呈顯精神狀態的自得。就自然而言，陶淵明的率性任真，當是鄭用錫最為欣賞之處。由於鄭用錫是 50 歲歸田後大量作詩，因此詩中的「自然」

²⁰ 六朝時，自然、山川、美的概念開始相互詮釋，此際的「自然」大體仍是狀詞用法，而非名詞。但能常見以「自然」狀寫山川，並以「有若自然」一語，判斷園林佳趣到不到位的標準，此時「自然」成為美學的標準之一。參閱楊儒賓：〈導論——追尋一個不怎麼自然發生的概念之足跡〉，收於楊儒賓編：《自然概念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頁 3-9。

²¹ 余宥婷：《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頁 100-106。

²² 陳寅恪先生曾以「新自然說」總括陶淵明的自然，實與阮籍、嵇康刻意逾越禮法以追求自然大不相同。而蔡瑜以「人境的自然」來作為陶淵明在儒道之際的「新自然說」。蔡瑜表示：「人境」一語取自〈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意指「人所居息的境域」，取「居止」之意，強調人居息其間之場域的特色。「人境的自然」首重人所體驗的是「人的自然」，而實現的場域必然是「人所在的境域」。現今讀者會將「田園詩」視為「自然詩」，是因為後世讀者已經接受了陶淵明在「田園」中體現「自然」的形象。參閱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陳寅恪先生全集》（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頁 1011-1035；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頁 9、54-58。

與「真趣」，多是以質樸淺顯的文字，反映對「老」的處之泰然。這樣毫不保留地展現自我本真，甚至坦然面對自己老去的身體，實與陶淵明的任真率性有共通之處，而這應也是鄭用錫效陶之處。更有趣的是，鄭用錫詩歌中固然凸顯了「自然」和「真趣」，但追求自然與真趣的同時，其鮮明的儒士形象又躍然紙上，卻絲毫沒有衝突感。追根究柢，肇因於鄭用錫之詩一如其人，總是做真實的自己，故自然而不造作。以下，便從隱逸詩人和儒士詩人的角度切入，重新探討鄭用錫的詩歌特色。

（一）任真自得的隱逸詩人

鄭用錫開始大量作詩，是在道光 17 年（1837）50 歲辭官回臺之後。如再更確切一點地說，則咸豐元年（1851）8 月北郭園首度落成後，詩量明顯增加，而這要歸功於隨著北郭園而出現的新題材——園林詩。也是在這一年，鄭用錫寫下〈北郭園記〉，表達辭官後一直有歸隱之思，如今得償夙願，不勝快哉，故稿本文末特別署名「北郭園主人自撰」，²³以園林主人自居。歸隱北郭園一事，鄭用錫屢屢表示此乃是效法陶淵明，如〈次許蔭庭明經吟贈北郭園仍疊前韻之作〉：「桑畝鋤來開蔣徑，蕭齋築就傲陶廬。」（《全臺詩》第 6 冊，頁 65）〈借菊〉：「新築柴桑欲傲陶，見說東籬九月斜。」（《全臺詩》第 6 冊，頁 118）北郭園既是鄭用錫老年的歸隱所在，因北郭園而作的園林詩，也是最能體現鄭用錫自然與真趣之處。試看〈新擬北郭園八景藉以命題率成七絕八則〉：

老子南樓興自遙，如何過雨又瀟瀟。天公為我難消遣，故送丁東破寂寥。（〈小樓聽雨〉，《全臺詩》第 6 冊，頁 110）

水繞亭邊四面浮，蓮塘人泛小漁舟。要知得竅中流處，鼓楫任教自在遊（池中隔有短橋，舟要從橋洞穿過，故云）。（〈蓮池泛舟〉，《全臺詩》第 6 冊，頁 111）

北郭園在咸豐元年（1851）首度完工後，次年又進行擴建，在咸豐 4 年（1854）落成，鄭用錫選定北郭園八景，並題寫這組組詩，此後「北郭園八景」正式確定，²⁴而歸隱生活、園林之樂更加快意爽然。第一首〈小樓聽雨〉，雖

²³ [清]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無頁碼。

²⁴ 因稿本中的〈北郭園記〉有標明時間「咸豐辛亥秋仲之月」，故北郭園首度完工於咸豐元年（1851）沒有疑慮。但擴建後的北郭園正式落成於何時，在〈續廣北郭園記〉並無明

無明指為何樓，但根據〈續廣北郭園記〉：「東廊後更設一廳事，上為八角樓，與聽春樓巍然對峙。」²⁵再對比〈聽春樓〉一詩，可知這座小樓應為聽春樓。林占梅有〈題聽春樓〉七律一首，盛讚聽春樓的清幽怡人，由此能知聽春樓必是北郭園裡頗具特色的一景，故鄭用錫選為八景之一。此詩開頭先用「老子南樓」一典，借庾亮與僚屬登樓賞玩的興致，凸顯自己登樓之樂。然而，登樓偏遇驟雨干擾了興致，不過，詩人轉念一想，以為上天體恤詩人年老恐無處消遣，故送丁東雨聲，排遣寂寥心情。第二首詩寫蓮池泛舟之樂，前兩句白描泛舟之趣，後兩句指出泛舟訣竅，在於任憑小舟漂浮過橋洞，而非刻意控制小舟方向，如此自然適意逍遙。此二詩文字質樸，用典亦不艱澀，詩末的轉折思考與自述得竅處，均豁顯鄭用錫性格上的通達任真。也就是因為這份真，使得二詩讀來既自然，又有真趣。

大抵而言，鄭用錫的園林詩幾乎都存有「自然」與「真趣」，也是最像陶詩之處，一方面是因為歸隱北郭園本就是效陶而來，另一方面便是園林詩所呈顯的自適快樂，與陶淵明隱居園田的自得悠然相似。再看〈再吟北郭園七律一則〉：

愧無廣廈庇歡顏，剩有書齋隱老孱。滿壁詩箋皆錦繡（此園落成，諸君以詩酬賀），數株松竹是家山。天開境界鄰城郭，地絕喧闐隔市寰。我本村庸非避世，呼童何事掩柴關。（《全臺詩》第6冊，頁66）

此詩先化用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²⁶自愧沒有能力可以庇蔭眾多親族，只有北郭園得以隱居養老。此語固然是謙讓之詞，但卻可以看到鄭用錫雖歸隱，仍保有儒家的兼濟精神。次聯以「滿壁詩箋」說明北郭園落成時，眾人題詩祝賀的熱鬧情景；更以「松竹」描繪北郭園的園景，並暗喻自己亦是具有松竹節操的隱士。最後，鄭用錫自道自己並非避世村夫，要門童無須特意掩上柴門。尾聯之意特別耐人尋味，因為鄭用錫早已向世人宣告自己歸隱北郭園，此處卻又

確標出，只能依照〈北郭園記〉、〈續廣北郭園記〉二文進行推測，應是在咸豐4年（1854）落成。詳見余育婷選注：《鄭用錫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頁229-234。

²⁵ 鄭鵬雲編輯：《浯江鄭氏家乘》，收於林衡道編輯：《影本浯江鄭氏家乘》（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年），頁35。

²⁶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64。

說「我本村庸非避世」，實則「隱士」歷來為世人所重，因而屢見以「隱逸」沽名釣譽者，是以鄭用錫自道本為村庸，並不刻意以歸隱示人，故不必特意掩柴關來展示自己的避世離俗。由此來看，鄭用錫歸隱北郭園一事，是出於自然之舉，一如陶淵明之隱逸也不是離群索居以示清高。此詩平淡自然，既見鄭用錫的欣喜，又見謙遜，反映鄭用錫的真實面貌。

不過，除了園林詩之外，愛菊，也是鄭用錫愛陶之處。試看〈對菊感懷〉：

物候推移任彼蒼，繁英代謝感秋霜。人誇名苑春容麗，我愛疏籬傲骨香。晚節幾誰韓相國，孤標此即魯靈光。問渠何處尋知己，五柳門前隱士鄉。（《全臺詩》第6冊，頁68）²⁷

此詩從秋天的到來，提示菊花的季節來臨，並以「我愛疏籬傲骨香」明白宣告自己愛菊的傲骨。這份傲骨，一如北宋名相韓琦的「寒花晚節」十分難得，更像「魯殿靈光」般碩果僅存。詩末特意問菊知己為誰？順此帶出自己心之所嚮者正是陶淵明。菊花因為得到陶淵明的愛賞，進一步成為君子的象徵，此詩借菊的孤高傲骨，表達詩人內心情志。表面上問菊誰是知己，但實際上則是告訴讀者陶淵明也是自己的知己。鄭用錫喜歡菊花，也喜歡以菊自喻。詩中特以「春容麗」對比「傲骨香」，不難理解鄭用錫的言外之意——菊花不輸春花。而在〈詠三月菊花〉七絕二首，亦能看見此意：

歷盡風霜節本堅，天留碩果鬥繁妍。秋花不比春花弱，此是延齡第一仙。（《全臺詩》第6冊，頁117）

處士家非富貴家，偏教冷豔並芳華。近來年少輕先輩，莫向東君獨自誇。（《全臺詩》第6冊，頁117）

第一首詩開頭便道出菊花本在秋天綻放，但眼前的菊花捱過寒冬在三月開放，彷彿是天留碩果要與春花鬥豔。儘管在多數人眼中春花之美遠勝秋菊，但鄭用錫卻從「延齡」的角度看待菊花，以為菊花的延齡之功遠勝春花。至此，不難看出此碩果僅存、助益長壽的菊花，正是鄭用錫的自喻。而第二首以「處士家」借指陶淵明以及所有愛賞菊花的隱士，這之中自然包括鄭用錫本人，懂得欣賞菊花的冷豔，而不是一味追逐春花的風采。只是年

²⁷ 按：此詩第六句「孤標此即魯靈光」，稿本作「孤標此即魯靈公」，但依韻腳推測，應作「光」才符合此詩的下平七陽一韻到底，故在此據刊本改之。

老的鄭用錫不免感慨，現今年輕人輕視老輩，故在此特以晚開的菊花自比，雖不再年輕，但志節堅定，要「春花」別向春神獨自誇耀。由此，可以看到已經步入老年的鄭用錫，仍有不服老的精神。上述關於菊花的詩，或明或顯地都提到了陶淵明，可見鄭用錫之愛菊，與陶淵明的關係密切，在這其中，也能見到鄭用錫率真的一面，再次印證鄭用錫作詩往往直抒胸臆，坦然流露真性情。

就「自然」議題的自我實踐中，總歸離不開「真」，陶淵明的「自然」，來自於「返璞歸真」，而鄭用錫的真率亦是時時可見，可以說是「自然」的展現。如〈豔飾非老輩所宜，有人以朱履相贈，且喜且媿，賦此自解〉一詩，更是呈現自我本真的最佳寫照：

朱履白頭杜甫賡（杜詩：「未為朱履客，已作白頭翁。」），何當贈送壯遊行。身為田父露泥客，家愧尚書曳草聲。猶幸衰顏能健步，還欣賁趾侈餘榮。老婆聊復當新婦，時踏紅鞋趨晚晴。（《全臺詩》第6冊，頁60）

首句以「朱履白頭」起筆，藉朱履與白頭的強烈對比，勾出少年與老年的對照。鄭用錫感謝贈鞋者的心意，自己穿上新鞋健步行走，彷彿重新感受那份青春年少的快樂。紅鞋帶給鄭用錫活潑的生命力，詩末「時踏紅鞋趨晚晴」，可見儘管已是遲暮之年，但仍充滿積極動力。透過此詩，再看詩題「豔飾非老輩所宜，有人以朱履相贈，且喜且媿」，能知年老的鄭用錫穿上色澤鮮豔的紅鞋，一方面喜不自勝，一方面也有幾分難為情。然而，這樣坦然地寫出矛盾的心情，更加凸顯鄭用錫的率真與可愛；而也就是這份「真」，使得此詩增添了「趣」，令人會心一笑。再看〈染鬚〉二首之一，同樣也是展現真我性情：

女流傅粉我塗鬚，一樣妝張黑白殊。縱使須臾面目變，也應略費小工夫。（《全臺詩》第6冊，頁216）

女子擦粉求白，男子塗鬚求黑，黑白雖各異其趣，但同樣是為了裝扮自己。鄭用錫藉此表明自己雖年紀老大，但仍不服老。縱使染鬚能維持的時間不久，可依然願意費些工夫讓自己保持年輕。此詩非常生活化，也非常真實，或許沒有保持住進士與山長的崇高形象，卻十分貼近日常生活。許是如此，此詩曾遭楊浚刪除，但透過這首詩，實能看到真正有血有肉的鄭用錫。

鄭用錫常常自述作詩不過聊歌擊壤，所謂「十年難學一詩翁，少不如人老豈工。只為村居無一事，聊將晚景付吟筒」（〈十年〉，《全臺詩》第6冊，頁115），可知鄭用錫明白作詩之難，並謙讓即便自己晚年寫詩，也未必就能躋身詩人行列。透過前文所舉詩例，乍看之下，極為自然平淡，彷彿真是村夫謳吟，聊作擊壤，但，鄭用錫的作詩態度果真如此嗎？恐怕不是。其〈自遣〉詩：「痼人痼癖書頻檢，索我枯腸句細哦。」（《全臺詩》第6冊，頁68）顯然作詩是搜索枯腸，苦吟成詩，並非僅是聊作擊壤，消遣時間。以此來看，前文所舉詩例的平淡、自然，且時時帶著真與趣，乃是鄭用錫本身欣賞的風格，並非偶然為之。有意思的是，自然平淡、任真率性亦是陶淵明其人其詩給後世讀者最深印象，且這樣的評價非僅僅只在於田園詩，其餘如詠懷、飲酒、讀書等詩亦是如此。陶淵明曾作〈乞食〉詩，詩中道盡晚年貧困的窘境，但儘管困頓至此，仍坦然寫下因飢求食的情景，尤見性情之真。事實上，陶詩固然以恬淡、自然的田園詩被後世讀者所喜愛，然而陶詩也有許多生活化的詩篇，描述生活的辛苦窘困，這些說窮道苦的詩句其實並不優美，卻讓讀者看到真實陶淵明。²⁸因此，鄭用錫之喜歡陶淵明，除歸隱、愛菊是明顯學陶、愛陶外，詩歌的自然、平淡、真趣，乃自晚年的自我寫真、坦率面對老去的自我，也無一不是自然與真我的表現，與陶詩實有共通之處。

（二）讀書報國的儒士詩人

鄭用錫雖然晚年歸隱北郭園，但咸豐2年（1852）至咸豐7年（1857）重新主講新竹明志書院。²⁹咸豐3年（1853）分類械鬥頻繁，鄭用錫更作〈勸和論〉開導感化臺灣人民，可見鄭用錫雖然歸隱，但沒有避世，仍然心存

²⁸ 林文月觀察到許多人欣賞陶淵明寫田園閒靜自適的生活情調，便以為其退隱生活是稱心愜意，實則這樣的悠閒情調確實存在，但陶淵明是親身躬耕，農家生活既辛苦又不富足，即便是到了「頗為老農」這樣有經驗的時候，若遇天災，仍不免挨餓，如〈飲酒之十六〉、〈戊申歲六月遇火一首〉、〈詠貧士〉……等詩，便如實反映陶淵明窮苦的生活面向。但儘管如此，陶淵明仍坦然無所顧忌地寫下這些詩，因而呈顯一位真實存在、有血肉之軀的陶淵明。參閱林文月：〈陶謝詩中孤獨感的探析〉，收於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頁76-79。

²⁹ 關於鄭用錫在明志書院講學的時間，在此依據詹雅能的考據：第一次應在道光9年（1829）4月至道光14年（1834）赴京任官。第二次則是辭官回臺後的咸豐2年（1852）春至咸豐7年（1857）間。參閱詹雅能：《明志書院沿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2002年），頁76-77。

國家社會，喜歡讀書作詩，是一典型的儒士詩人。其儒士性格的展現，尤其表現在對國家社會的關懷、對子孫學生的諄諄教誨，以及讀書積累學問一事。不過，縱使是儒士詩人，卻依舊不離自然，不離本真。可以說，鄭用錫的自然與本真，除在園林詩、詠懷詩中體現外，也在倫理中具現。先看〈讀書〉：

不是前身老蠹魚，白頭仍向西山儲。千秋於我終烏有，萬卷如今付子虛。祇此嗜痂留痂癖，忍將食跡棄殘餘。儒生托業無衰老，豈為功名始讀書。（《全臺詩》第6冊，頁88）

此詩一開頭先以「蠹魚」自比，表達自己愛讀書，而嗜讀的程度，在次句「白頭仍向西山儲」，更是一覽無遺。鄭用錫的讀書癖好，一如劉邕的嗜痂癖，早已根深柢固無法捨棄，然而，對鄭用錫而言，讀書是為了什麼呢？儒生本業就是讀書，既不為了功名，更不會因老廢讀。由此來看，鄭用錫對讀書一事十分認真，以為上能報國報君，下能積累學問、厚實自己，而這樣強調讀書的重要，實則透顯出鮮明的儒士性格。

鄭用錫另在〈荏苒〉一詩中，也明白表述自己嗜讀的癖好：

荏苒光陰已七旬，料應牖下可終身。得安廬里原為福，尚守田園敢說貧。緘口不談塵俗事，撫懷自愧古賢人。只餘結習癡堪笑，猶是燈窗未了因。（《全臺詩》第6冊，頁56）

70歲的鄭用錫，只願能窗下讀書終老此生，詩中「尚守田園敢說貧」、「撫懷自愧古賢人」，在在表明對陶淵明固窮守節的景仰。事實上，晚年的鄭用錫雖然不是貧士，但鄭家早年並不富裕，因此鄭用錫對於「君子固窮」深有體會。其感慨時光匆匆流逝，終其一生，陪伴自己的唯有讀書一事。句末「未了因」一語，倍顯鄭用錫白髮蒼蒼卻依舊勤讀的景象，嗜讀之深可見一斑。如此勤學的鄭用錫，在〈解嘲〉一詩中自嘲：「似我苦面壁，積學十年俱。」（《全臺詩》第6冊，頁21）表面是自嘲，實則以勤讀、苦讀自譽。此外，北郭園八景中，鄭用錫曾特選「深院讀書」這一無形的風景作為八景之一，足見對讀書的重視。

深受儒家精神影響的鄭用錫，心中永存報國之思，常自謙自讓，且時時勉勵子孫、學生要勤學，如〈明志書院誌勉書生〉、〈勗斯盛社諸君〉。而對以異途方式取得功名者也不忘嚴厲批判，〈面壁〉一詩：「莫誇面壁已多

年，科目能堪值幾錢。說到誥身易一醉，祇應心思付雲煙。」（《全臺詩》第6冊，頁234）既批判當時捐納風氣，也兼具人生哲理，因為不論是捐納者，還是面壁苦讀者，最終功名富貴都如浮雲消失無蹤。這份批判與自省的精神，即便是對自己的子孫，仍是同樣嚴格，如〈擬陶淵明責子詩〉：

雖有諸兒曹，總不好紙筆。間有年長大，懶惰故無匹。時讀三五聲，旋入亦旋出。居然作秀才，慕名未核實。餘年十二三，不識六與七。何況八九齡，但覓棗與栗。（《全臺詩》第6冊，頁220）

陶淵明曾作〈責子〉詩：「白雪被兩鬢，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³⁰陶淵明責備兒子偷懶不勤學，但到了最後，以「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自我寬慰，有順應自然的人生觀。不過，鄭用錫雖在詩題中自言「擬陶淵明責子詩」，也襲用陶詩的部分詩句，但所擬之處，並非是陶淵明順應自然的人生哲學，而是真真切切地責備兒孫不愛好文學，更不夠刻苦讀書。這樣的指責對照鄭家子孫的行為，的確也有幾分事實。鄭用錫共有三子，除長子鄭如松能夠克紹箕裘外，次子鄭如梁、三子鄭如材都不愛讀書。鄭用錫向來輕視捐納買官者，〈刺時〉、〈嘆所見〉等詩都能見其嚴厲批判，但次子鄭如梁偏偏以捐納求得功名，詩中「居然作秀才，慕名未核實」顯然意有所指。此詩責備之語幾乎都是鄭用錫的真實心情，其批評別人買官，也不忘反省自家子孫。但也或許是因為過於真實，故遭到編修者楊浚刪除，推測原因應與保全鄭家顏面有關，由此，反而更能夠看出鄭用錫模擬陶詩的「責子」，是出於性情「真率」，而非道家哲學上的「道即自然」。

鄭用錫批判社會現象的詩作不少，乍看之下，似乎和陶淵明的自然、隱逸情調相去甚遠，但一如前文所述，陶淵明歸隱不在避世，鄭用錫也不是，實則陶淵明是一位富有儒家精神的詩人，亦有批判世俗之作，如〈飲酒〉之六：「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³¹〈飲酒〉之二十：「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³²陶淵明反對當

³⁰ [晉]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頁303。

³¹ 同上註，頁257。

時的虛偽，因而發出「舉世少復真」的慨嘆。在自然與任真的追求下，陶詩有儒道融合的一面，展現其身心自由的狀態，而非「久在牢籠裡」，³³受名教所累；也沒有沉湎任誕，刻意越名教而任自然。至於鄭用錫在詩中寫下的種種批判，多出於自然而然，故下筆成詩，真實反映內心想法，毫不避諱、坦率自然，亦因如此，贏得「宋詩風格」的評語，而此益發凸顯老年鄭用錫的「真性情」。

透過前述，能看到鄭用錫身上有濃厚的儒家精神，其儒士特質十分鮮明，這實與其深研宋明理學的家族風氣有關；但在儒家之外，道家的自然之道，也是鄭用錫對生命的理解。³⁴可以說，儒道融合才是鄭用錫對自我、對人生的體悟。加之鄭用錫晚年回想自己一生的經歷：鄭家早年並不富裕，是鄭用錫刻苦讀書取得進士後鄭家方才逐漸富庶，不久西渡入京為官，期能建立功業、報國報君，奈何仕途不順，故在 50 歲（道光 17 年，1837）時辭官回臺，歸隱北郭園。然而，人生的契機卻在此時開展，其熱心公益，在臺有許多功績義舉，67 歲時（咸豐 4 年，1854）恩給二品封。早年貧困與晚年顯達，讓鄭用錫對人生多有感觸，〈即事感懷〉四首之一中抒發體悟：「身世由來似轉蓬，黃粱一夢總成空。何如早返中流楫，幾個波濤遇順風。」（《全臺詩》第 6 冊，頁 123）世事難料，只有順其自然，方能安身立命。是以老年的鄭用錫，總是坦率地做自己，坦率地面對老去的自我，其欣賞陶淵明的隱逸、自然、高潔，再三表示歸隱正是效法陶淵明；詠柳、愛菊也深受陶淵明影響。然而，回顧鄭用錫詩作，其作詩與賞詩的原則在於「自然」與「真」，隨著「真」也帶來了「趣」，透過「自然」與「真趣」，能理解其為何欣賞陶淵明。鄭用錫的真率，不只是人格特質，還表現在詩歌特色上，以此來看，自然與真趣，既是鄭用錫的人格特質，也是詩歌特色。

四、結論

鄭用錫是清代臺灣重要詩人，正因其在臺灣詩壇的重要地位早獲肯定，故其詩歌評價——「體近擊壤」與「宋詩風格」，幾乎是後世讀者的共

³² [晉]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 288。

³³ 〈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同上註，頁 82。

³⁴ 例如鄭用錫〈園居遣興〉：「此間真趣誰能識，悟到南華意自悠。」（《全臺詩》第 6 冊，頁 87）與〈讀易示諸兒〉這首長詩（《全臺詩》第 6 冊，頁 15），能看到鄭用錫會通儒道的思考路徑。

識。然而，仔細閱讀鄭用錫現存的稿本詩作，將會發現鄭用錫沒有主動提及師法任何人，包括邵雍與《擊壤集》，僅僅謙稱自己作詩不過「擊壤自娛」，是第一位編修鄭用錫詩作的福建詩人楊浚，公開稱美鄭用錫詩歌一如邵雍《擊壤集》，才產生「體近擊壤」的定評。作為第一位全面閱讀鄭用錫詩文作品的讀者，楊浚的評語確實有獨到之處，儘管鄭用錫從未表明學宋，更沒有師法邵雍，但其詩作中的自然平淡與充滿生活化的詩作，確實與邵雍《擊壤集》的自樂、自然特質十分近似，充分豁顯鄭用錫詩歌的文學意義。不過，若就鄭用錫個人來看，最欣賞的詩人當推陶淵明。

陶淵明以意境悠遠、情調閒靜的田園詩受到後人愛賞，鄭用錫屢屢自言效法陶淵明歸隱，故在退隱之地北郭園裡寫下的許多園林詩，詩中的自然與真趣，與陶淵明隱居田園的自得悠然有相近之處。綜覽整部詩集，固然鄭用錫常自言作詩不過晚年閒居無聊，故聊作擊壤以消遣時間，但透過〈自遣〉能知鄭用錫作詩是搜索枯腸，態度十分嚴肅認真，甚至是苦吟成詩，並非村夫謳吟、打發時間而已。以此來看，鄭詩的平淡、自然、率真，是詩人有意的呈顯，也是其賞詩與作詩的標準。連橫曾批評鄭詩平淡、未佳，實則「平淡」才是鄭用錫追求的詩歌美學，因平淡方能自然、方能見真趣。鄭用錫晚年作詩，不論內容是抒懷、說理、議論、寫實、讀書、訓勉，總是坦率地將內心所思所想毫不保留展現出來，並坦然面對老去的自我，從不企圖維持其進士與山長的形象，這份「真我」正是鄭用錫可愛之處，也是與陶淵明相同的地方。

由此來看，說理、議論，固然是讀者乍看鄭詩印象最深的部分，因而產生「宋詩風格」的評價。但一如錢鍾書所言，「年事氣秉」才是唐宋之分的主因，鄭用錫 50 歲之後大量作詩，其說理議論是出於自然而然，並非刻意學宋。而除了說理議論外，其他多數詩作自然平淡而不造作，呈顯出真實的鄭用錫，並帶來了真趣。可以說，「自然」與「真趣」應是鄭用錫個人欣賞的創作風格，或許也是在「體近擊壤」、「宋詩風格」之外，另一個比較貼近鄭詩的詩歌特色。

【責任編校：郭千綾、張月芳】

徵引文獻

專著

- [晉] 陶淵明 Tao Yuanming 著, 龔斌 Gong Bin 校箋:《陶淵明集校箋》*Tao Yuanming ji jiaojian*,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2007 年。
- [唐] 白居易 Bai Juyi 著, 顧學頡 Gu Xuexie 校點:《白居易集》*Bai Juyi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9 年。
- [唐] 杜甫 Du Fu 著, [清] 仇兆鰲 Qiu Zhaobie 注:《杜詩詳注》*Dushi xiangz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9 年。
- [宋] 嚴羽 Yan Yu 著, 郭紹虞 Guo Shaoyu 校釋:《滄浪詩話校釋》*Canglang shihua jiaoshi*,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iren shuju, 1987 年。
- [清] 鄭用錫 Zheng Yongxi:《北郭園詩文鈔稿本》*Beiguoyuan shiwenchao gaoben*, 臺北 Taipei: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Wu Sanlian taiwan shiliao jijinhui, 未刊。
- [清] 鄭用錫 Zheng Yongxi 著, [清] 楊浚 Yang Jun 編修:《北郭園詩文集》*Beiguoyuan shiwen ji*, 臺北 Taipei: 龍文出版社 Longwen chubanshe, 1992 年。
- 王松 Wang Song:《臺陽詩話》*Taiyang shihua*, 南投 Nantou: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1994 年。
- 王國璠 Wang Guofan:《臺灣先賢著作提要》*Taiwan xianxian zhuzuo tiyao*, 新竹 Hsinchu: 臺灣省立新竹社教館 Taiwan shengli xinzhuzhejiaoguan, 1974 年。
- 余育婷 Yu Yuting:《想像的系譜: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建構》*Xiangxiang de xipu: qingdai taiwan gudian shige zhishilun de jiangou*, 新北 New Taipei: 稻鄉出版社 Daoxiang chubanshe, 2012 年。
- 余育婷 Yu Yuting 選注:《鄭用錫集》*Zheng Yongxi ji*, 臺南 Tainan: 國立臺灣文學館 Guoli taiwan wenxue guan, 2012 年。
- 林文月 Lin Wen-yue:《山水與古典》*Shanshui yu gudian*,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 2012 年。
- 施懿琳 Shi Yilin 等編:《全臺詩》*Quantaishi* 第 6 冊, 臺南 Tainan: 國立臺灣文學館 Guoli taiwan wenxue guan, 2008 年。
- 連橫 Lian Heng:《臺灣通史》*Taiwan tongshi*, 南投 Nantou: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1992 年。

- 連橫 Lian Heng：《臺灣詩乘》*Taiwan shisheng*，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1992 年。
- 陳寅恪 Chen Yinke：《陳寅恪先生全集》*Chen Yinke xiansheng quanji*，臺北 Taipei：九思出版社 Jiusi chubanshe，1977 年。
- 楊儒賓 Yang Rubin 編：《自然概念史論》*Ziran gainian shi lun*，臺北 Taipei：臺大出版中心 Taida chuban zhongxin，2014 年。
- 詹雅能 Zhan Yaneng：《明志書院沿革志》*Mingzhi shuyuan yange zhi*，新竹 Hsinchu：新竹市政府 Xinzhushi zhengfu，2002 年。
- 蔡瑜 Cai Yu：《陶淵明的人境詩學》*Tao Yuanming de renjing shixue*，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2012 年。
- 鄭鵬雲 Zheng Pengyun 編輯：《浯江鄭氏家乘》*Wujiang Zhengshi jiasheng*，收入林衡道 Lin Hengdao 編輯：《影本浯江鄭氏家乘》*Yingben wujiang Zhengshi jiasheng*，臺中 Taichung：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1978 年。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談藝錄》*Tan yi lu*，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01 年。
- 〔美〕劉若愚 James J.Y. Liu 著，杜國清 Du Guoqing 譯：《中國文學理論》*Zhongguo wenxue lilun*，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2006 年。

期刊論文

- 施懿琳 Shi Yilin：〈開臺進士鄭用錫的自我觀看與身體書寫：以《北郭園詩鈔》手抄稿為分析對象〉“Kaitai jinshi Zheng Yongxi de ziwo guankan yu shenti shuxie: yi Beiguoyuan shichao shouchaogao wei fenxi duixiang”，《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Taiwan gudian wenxue yanjiu jikan* 第 3 號，2010 年 6 月。
- 黃美娥 Huang Meie：〈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談鄭用錫《北郭園詩文鈔》稿本的意義與價值〉“Yizhong xinshiliao de faxian: tan Zheng Yongxi Beiguoyuan shiwenchao gaoben de yiyi yu jiazhi”，《竹塹文獻》*Zhuqian wenxian* 卷 4，1997 年 7 月。
- 鄭定國 Zheng Dingguo：〈邵雍《擊壤集》之命名探討〉“Shao Yong Jirang ji zhi mingming tantao”，《鵝湖月刊》*Ehu yuekan* 第 289 期，1999 年 7 月。

學位論文

- 吳麗雲 Wu Liyun :《鄭用錫及其詩之研究》 *Zheng Yongxi ji qi shi zhi yanjiu* , 新北 New Taipei: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Danjiang daxue zhongwensuo shuoshi lunwen , 2012 年。
- 范文鳳 Fan Wenfeng :《鄭用錫暨其《北郭園全集》研究》 *Zheng Yongxi ji qi Beiguoyuan quanji yanjiu* , 桃園 Taoyuan : 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Zhongyang daxue zhongwensuo shuoshi lunwen , 2007 年。
- 許惠玟 Xu Huiwen :《道咸同時期 (1821~1874) 臺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 *Daoxiantong shiqi (1821~1874) taiwan bentu wenren shizuo yanjiu* , 高雄 Kaohsiung : 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Zhongshan daxue zhongwensuo boshi lunwen , 2007 年。
- 黃美娥 Huang Meie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 *Qingdai taiwan zhuqian diqu chuantong wenxue yanjiu* , 臺北 Taipei : 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Furen daxue zhongwenxi boshi lunwen , 1999 年。
- 薛建蓉 Xue Jianrong :《清代臺灣本土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 *Qingdai taiwan bentu shishen jiaose banyan ji zaidi yishi yanjiu: yi zhuqian wenren Zheng Yongxi yu Lin Zhanmei wei tantao duixiang* , 臺南 Tainan : 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 Chenggong daxue taiwensuo shuoshi lunwen , 2004 年。
- 謝志賜 Xie Zhisi :《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 *Daoxiantong shiqi danshuiting wenren ji qi shiwen yanjiu : yi Zheng Yongxi 、Chen Weiyiing 、Lin Zhanmei wei duixiang* , 臺北 Taipei :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suo shuoshi lunwen , 1995 年。